

以現代觀點分析中國古代同性情誼—成語、掌故的字裡行間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

以現代觀點分析中國古代同性情誼—成語、掌故的字裡行間

作者：

簡瑜萱。秀峰高中。高一 3 班

周庭竹。秀峰高中。高一 3 班

指導老師：

陳勇維老師

## 壹●前言

### 一、研究動機

在上課時，小組成員學到了一句成語稱為「餘桃啖君」，用來比喻愛憎喜怒無常。意外發現典故中的主角—彌子瑕與衛君，原本以為只是普通的宮女及皇帝之間所衍生的事情，但是事實上彌子瑕是衛君的「男寵」，小組成員對於古代所出現的同性情誼感到訝異，古代的社會型態應不如現今開放，同性情誼的輿論也會顯得更加銳利，究竟詳盡的古代同性情誼是如何？其中暗藏的道德倫理該怎麼跨越？皇帝擁有的霸權是否也與同性情誼有關聯？為了深入研究，小組成員提出疑問，選擇了同性情誼的主題。

### 二、研究目的

現今社會對於同性議題已經不再封閉，由國外發起的同性婚姻連帶國內的多元成家，成為大眾討論的主要焦點之一，多處都顯露出漸漸開放的社會風氣。然而在中國古代中，也有記載許多關於同性情誼的文獻。由於古代對於同性之間的愛戀並不如今日的社會，能夠開放討論，這導致古代所記載的文章內容、用字也顯的較為含蓄內斂。我們以各代較為著名的同性文學作為參考，用現今社會的眼光去透視同性議題，希望能從字裡行間看到不一樣的面向。

### 三、研究方法



(圖一) 本次小論文製作流程圖

## 貳●正文

本文所探討之同性情誼為兩性之間帶有普通友誼交流以上，至即是同性戀的範圍。

以現代觀點分析中國古代同性情誼一成語、掌故的字裡行間情感應在文獻、詩句中帶有思念、愛戀等特殊詞彙，甚至是行為上的主動示好、寵幸等。

正文內容以儒家傳統的觀點和現代的視角兩點分別作論述，由倫理傳統的大規模至心態手段的文章研究，透視整個古代同性情誼的處境、難處等。

## 一、儒家對於同性情誼的觀點

同志從古自今皆背負了許多沉重的壓力以及大眾的指責，然而其中壓力的產生應是脫離「傳統」之後，才顯露出同志與傳統不同之處，進而增生輿論。所謂的傳統，不僅是身體構造、生物學的雄雌而已，在大眾的倫理之中，對於夫妻以及家庭的概念，也深深被儒家的傳統影響。

對於家庭倫理的概念，在《儒教與同志》論文內文提到作者認為「**儒家倫理對孝道的重視對無可施行生育行為的同志形成第一層現實壓力，而且儒教倫理也將家庭框限在父子與夫婦的正常、異性戀體制中。**」（註一）由儒家所提出的五倫即可看出其中的框架，五倫為儒家的傳統理論之一，內容指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應遵守的規則，也就是：「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夫婦有別表示男主外、女主內的概念，侷限了性別的多元性。對於男女情愛，儒家也不對此多加描述，代表儒家對於男女之間的情誼也不見得完全支持，更不用說是當代少見的同性情誼。

延續五倫對道德的論述，論語·學而篇也提到了「**入則孝，出則弟**」（註二）的觀念，第五章更寫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其中可看出儒家對於傳統的不可違背性和行孝的印象為順服於五倫之中。另外論語·顏淵裡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註三）也是同理，對「服從於傳統之中」有著莫大的堅持。以上的觀念傳承世代代，時至今日，已經在文學、大眾思想及社會的各個角落留下了不可抹滅的痕跡。但是在古代，儒家思想依舊盛行，因此我們進一步探討對於當代同性情誼受到的波擊與帶來的影響。

## 二、以現代視角分類古代同性情誼

儒家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情誼有一定的規範，礙於時下的價值觀，同性情誼人們總是避而不談，或許有些特殊的情誼因為儒家思想而被普通的友誼輕柔帶過，誘或者是非同性戀者被君王強迫入宮成為男寵。將以上兩點歸納成兩部分：心理層面的合意與否，非合意所帶來的君主霸權行為，以及兼有較為複雜的身心狀況，以三大點作為依據，接下來用一些典故做分析。

### （一）霸權

古代的君王總是坐擁權力，為了統領國家而世世代代發展出不一樣程度的君權，但是當君主將要實行之事，若道德倫理不符合當代思想、為了滿足個人慾望等，便容易出現濫用權力的霸權。同性情誼中，時常出現上對下，君主對百姓、君主對宮中的男寵這種權力關係，利用權力的方法自然也有好有壞。負面的權力用來拘束他人、給予懲罰、強迫與威脅，在不是兩情相悅的情況下，他濫權並不是為了保護兩人不被認可的情誼，而是強迫另一方的情感必須與君王相符，又或者是配合君王的朝三暮四。例如：苻堅對慕容沖，君王只因十二歲的慕容沖，長相英俊則送入宮內。衛君對彌子瑕的愛憎無常，也是君主濫權之後，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而將錯誤移轉至對方身上。

但是濫用權力也能用在正面的意義，像是過度的愛慕獎賞，並不會以強迫手段造成不合意的情誼。例如：龍陽君倍受魏王寵愛，甚至為了證明自我的專一和不願再次看見龍陽君悲傷，下令只要提及邀請美人進宮的人民，便誅殺九族，事實上誅殺九族的刑罰會用在其他用途，而魏王在這裡卻濫用了權力。

最後，濫用權力雖然有好壞的影響，但是明智理性的君主應該選擇客觀看待問題，也不能是濫權成為家常便飯。就算君主對他所愛的人使用的是正面的濫權，兩人是不會有影響，但事實上受苦的都是百姓，即使是同性情誼，也有可能玩物喪志。為了寵溺一人，而使萬人受難，那君主便釀下了本末倒置的重大罪孽。

接下來以身心層面的角度去完整介紹以上所提及的幾個同性情誼典故，在霸權的狀況下所產生的反抗、半推半就、接納，或者是無霸權下的同性情誼，以原文解析其中的表述去判斷應是符應分類三種的何種，並且點出歸納於此的原因。

## （二）心理層面

在任何一種情誼之中，都有可能出現一方迫不得已的狀況，例如用前段所言的霸權去強迫非同性戀者成為男寵。由於古代的同性情誼又常帶有上對下的權力差異，君王可能會以強迫的方式滿足自我，此種的同性情誼並非雙方合意，而是君主濫用霸權的產物。以一些古代同性情誼的文章做分析，分別歸納為「合意」、「非合意」、「兼有」，及其中君王中衍生的霸權。

### 1、合意

本文將「合意」定義為兩人之間的情誼並沒有任合一方在情感之中有不愉快、被強迫的情況出現，而應有思念、愛慕等文字詞彙。

唐朝白居易，因對好友元稹難忍思念之苦，故寫下《與元微之書》與友人抒發自身近況及思念之情。以下引用原文：「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

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奈何！……『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闇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敘近懷。……『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裡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註四）

全文以「微之」代稱元稹，親暱的稱呼點出彼此之間過人的情誼。「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描寫兩人如膠似漆的情誼，意氣相投，但卻因兩人分隔兩地無法見面，急切的思念及哀傷混雜而成的心情傾洩而出。又在下段寫下，「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詩中表示聽見好友元稹被貶謫九江的消息，已經是將死之人的白居易驚嚇得從床上坐了起來，而窗外的寒風卻夾雜細雨吹了進來，將淒涼之情點出。最尾端再次運用詩句：「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以簡潔有力卻道盡一切的話語結尾：「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多次呼喊好友，願能明瞭今晚自己對他的思念之情。

全文表述了白居易對好友元稹迫切的思慕想念，數次使用生動的比喻哀戚內心，並且運用了兩個詩篇，中段則是對元稹把近來之事一一告知，只因不讓好友擔憂自己的近況，由此能肯定兩人的互動帶有互相關心、合意。元稹與白居易曾一起推動新樂府運動，也能推論為情投意合之友。

接下來介紹三句常用來形容同性情誼的成語典故，這些典故流傳悠久，同性戀者也出現了許多符應的代稱，例如：「分桃」、「斷袖」、「龍陽」。

首先，龍陽出自於戰國策的「龍陽之好」典故，典出《戰國策·魏策》中，「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問故，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兇惡，而得為王拂枕席……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獨曩臣之前所得之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王乃令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註五）

與龍陽君在同一條船上釣魚，龍陽君釣了十幾條魚後潸然淚下，魏王問他為什麼哭？他回答：「我一開始釣到魚，覺得很高興，後來釣到更大的，就把之前釣的丟了。今天我因為受王眷顧才能服侍左右。四海之內，美人眾多，他們知道了王寵幸我，一定會盛裝來討好王。我就像我之前釣的魚一樣，隨時會被丟棄，我豈能不哭？」王聽了之後令四境之內，不準別人邀請美人入宮。從龍陽君自己和衛王哭訴便可知他是自

願服侍的，龍陽君的憂心被衛王所聽見之後，衛王用權威下令不邀請美人入宮的這個行為，就是衛王表示對龍陽君忠心的方式。

另外，在漢書董賢傳李記載了漢哀帝和董賢的愛情故事，最終這個故事成為成語「斷袖之癖」的典故。典出《漢書》：「**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註六）漢哀帝午睡起床，董賢壓到了他的衣袖，哀帝不忍吵醒他便撕開袖子起身，可見其恩愛程度。由兩人同寢可知他們感情非常好，從漢哀帝不忍吵醒董賢可知他非常寵愛董賢，但因無後文可參閱，前文也並未有董賢對漢哀帝之情感描寫敘述，故無法確認是否兩人為兩情相悅而非強迫性或一廂情願等。

## 2、非合意

本文所指「非合意」為：「兩方的同性情誼最後因某些原因而產生不愉快，或者是其中一方遭受脅迫而屈服於君主，所產生的同性情誼。」被脅迫的一方不一定是對同性有好感，但是因屈服於霸權，才成為君主的男寵。

在《晉書》中記載，在西燕威帝的生涯之中，曾經有過一段關於同性情誼的插曲。「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註七）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有這麼一句歌詞在長安相傳，那一雌一雄便是慕容冲與其姐清河公主。前燕被前秦所滅之後，苻堅將年僅十四的清河公主納入宮中，其後又因慕容冲的外貌俊美也作為嬖童入宮，姐弟皆受其寵幸，由男女都被寵幸可觀察出苻堅的戀愛性向並只是單方向。苻堅迫使慕容冲成為他的男寵，而且當年的慕容冲單單只有十二歲，在身心發展尚未發展健全的狀況下，慕容冲也許極力反抗，又或許在懵懂之中接受這項無力抵擋的處境。以當時戰亂年代、環境以及慕容冲當時的年齡而言，判斷為非自願而被強迫，歸納於非合意。

## 3、兼有

在「非合意」所定義的完全反抗與「合意」相對接受之外，兼有的分類是介於兩者之間，是被強迫而入宮而後期開始接受、或是本身就對同性產生情愫但並不想入宮成為男寵，又或者是入宮之後被君王冷落等。兼有的分類相較兩者不極端，是合意與不合意結合，可以同時有這兩種感情，甚至是君王自己也擁有反駁對同性愛戀的可能。

曾經極為寵愛，最後反將愛人附上罪名的故事，如：分桃之好。在《韓非子·說難篇》中有段典故，這裡引用部分原文：「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

君車者別。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亡其別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亡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註八）講述以前衛君非常寵愛他的男寵彌子瑕。即便彌子瑕為了重病的母親，偷了馬車，違反衛國法律，衛君依舊因私心視而不見，反倒稱讚起彌子瑕，認為彌子瑕是孝順，才會匆忙先偷了馬車。由以上衛君的行為得知他是曾經愛過彌子瑕，但是之後有一次，彌子瑕餵衛君吃一顆自己已經吃過的桃子，拿自己吃剩的東西給君王吃是非常不尊重的行為，但衛君卻堅持彌子瑕只是因為太愛他自己了，所以先替自己嘗了一口。等到彌子瑕長大成人，不再俊美以後，衛君開始對以前的事情感到憤怒，認為當初彌子瑕犯了那麼多過錯，卻沒有遭到懲處，於是在彌子瑕做錯了一件芝麻小事之後，衛君就以過去的罪行強押在彌子瑕上，在這個時間點上，衛君開始將愛轉為憎恨和懊悔，事實上彌子瑕的行為一直都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有衛君的內心罷了。從兩人能分食桃子、竊取馬車上看來衛君對彌子瑕寵愛有加，還給予許多特權，但在彌子瑕色老顏衰後，衛君立馬改變心意看來，衛君的愛對彌子瑕只建立在外表上。

經過以上幾點分類歸納之後，古代的同性情誼確實是有許多種形式的，但是本文所引用的文獻並不多，古代對同性情誼的記載也相對較少，說明第一部分所談的儒家價值觀依舊有制約的效果。但是以形式而言，不論是用霸權手段得到慕容冲的苻堅，或是只有恬淡思念元微之的白居易，皆是同性情誼的一種，不過霸權所帶來的傷害，對於被害人的影響都是一輩子都難以修復的傷痕。霸權造成彌子瑕往後被冠上莫名的罪狀、慕容冲尚未成熟的心智卻要以同性身分被苻堅寵愛。另外一方面，合意的部分就相對比較少出現這種情況，不過依舊有像是分桃典故中的例外，看似衛君十分寵愛彌子瑕，最後彌子瑕卻被衛君朝三暮四的愛憎反咬一口，成為彌子瑕生命中，傷他最深卻又最深愛他的人，由以上兩個例子所見，霸權濫用依舊還是中國古代的一大弊病。要說與霸權相反而最佳的同性情誼，就是合意中的白居易對元微之那樣純粹的思慕，沒有利益糾紛，沒有強迫被迫，兩人志同道合，沒有天天膩在一起的小人之情，只有像君子一般淡如水的交情，偶爾在重要的夜晚之中思念著彼此，這才是幾個典故之中最好的同性情誼。

## 參●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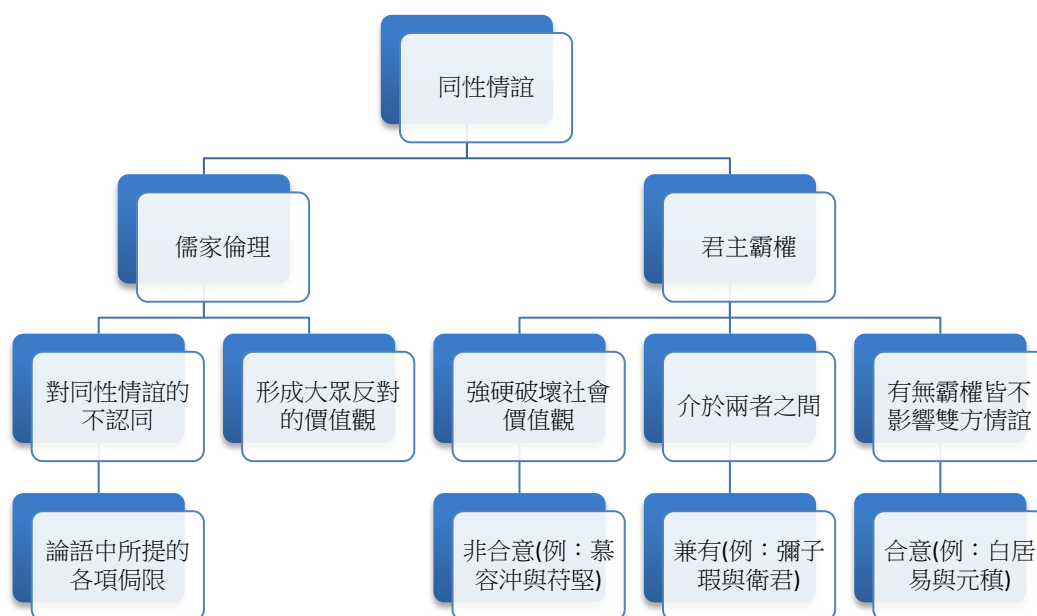
經過歸納分類和探討，我們能從兩個不同的面向去觀察同性情誼，一是從古代儒家所見，儒家規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關係，因此五倫的概念並不支持同性之間有特殊的情愫，這種觀點傳承至今，使得古代的戲曲或是作品都隱約被這種觀念影響，相關記載的文獻也非常稀少；二是從現代的觀點分析，若是同性情誼不被大眾價值觀所認同，是否對於同性情誼會產生影響？我們從內心的角度出發，合意的相戀及非合意的強迫，合意的相戀也許會在眾人的不允許之下就此消失在歷史之洪浪中，非合意的強迫帶來的是動用霸權而出現的悲劇。但是合意的相戀也有可能出現所謂的動用霸權，

以現代觀點分析中國古代同性情誼—成語、掌故的字裡行間

例如餘桃之癖及龍陽之好，衛君為了包庇自己的男寵而動用特權，魏王則是因為證明自己對男寵的專一則利用霸權發下命令。

從以上的資料我們知道，同性情誼並不全然都是被強迫或是在不合情理的狀況下產生，有像是白居易對元微之難耐的思念之情，也有漢哀帝對董賢深情的寵愛之心，雖然這些故事證明了同性情誼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還是有許多人因為自己的性向而不齒於人，在國際通達，價值觀多元豐富的現代依舊有如此的困擾，何況是人民只對儒家倫理概念接觸較深的古代。已有前車之鑑，切勿重蹈覆轍，我們應抱持尊重及平常心去審視同性情誼這項議題，而不是用異樣眼光及刻板印象去侷限他人的戀愛性向，若是每個人都成秉持著客觀的看法，那麼社會便成更上一層樓，成為理想中互相尊重每個人權利的世界。從前在古時所發生過的悲劇慘案，就不會白白消失在歷史的漩渦之中了。

最後，我們用階層圖對本文作一個總結，首先因為儒家傳統的制約，導致同性之間的情愫不被允許，進而演化成一些霸權行為，霸權所帶來的也有分為合意、非合意、兼有的心理狀態，還有符合心理狀態定義的典故：



(圖二) 本次論文結構圖

#### 肆●引註資料

註一：劉韋佐(2013)。儒教與同志——台灣男同志文學中的倫理權力。2-4。



以現代觀點分析中國古代同性情誼一成語、掌故的字裡行間

註二：孔子門下子弟（東周）。**論語**。學而第一篇。

註三：孔子門下子弟（東周）。**論語**。顏淵第十二篇。

註四：白居易（唐）。**白氏長慶集**。與元微之書。

註五：劉向(編輯)（秦）。**戰國策**。魏策四，卷二十五。

註六：班固（東漢）。**後漢書**。佞幸傳第六十三篇。

註七：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引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弘智（唐）。**晉書**。十四載記第十四，卷一百。

註八：韓非（先秦）。**韓非子**。說難篇。

圖表：

圖一、圖二：皆為小組成員自己製作。